

卷十五

評論出像水滸傳卷之

聖歎外書

序

書名 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清 金人瑞 批改
 卷 卷十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編號 D86827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2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評論出像水滸傳二十卷 順治十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原。去。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散。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者。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



K3011
(15)



双紅堂
小説
124₍₁₅₎

許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十五

聖歎外書

第四十九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科3011

三打祝家變出三樣奇格知其才大如海而我之所尤為歎賞者如寫樂廷玉竟無下落嗚呼豈不怪哉夫開莊門放弔橋三祝一樂一齊出馬明明在紙我得而讀之也如之何三祝有殺之人廷玉無死之地從此一別杳然無跡而僅據宋江一聲歎惜遂必斷之為死也吾聞昔者英雄知可為則為之知不可為則瞽然颺去譬如鷹隼擊物不

五子奇書

第四十九回



中而高飛遠引深自滅跡者如是等輩往往而有即又惡
知廷玉之不出此如是則廷玉當亦未死然吾觀扈成得
脫終成大將名在中與不可滅沒彼豈真出廷玉上哉而
顯著若此彼廷玉非終貧賤者而獨不爲更出一筆然則
其死是役信無疑也所可異者獨爲當日宋江之軍林冲
李俊阮二在東花榮張橫張順在西穆弘楊雄李逵在南
而廷玉當先出馬乃獨衝走正北夫不取有將之三面而
獨取無將之一面存此一句之疑誠不能無未死之議然
吾獨謂三鼓一砲之際四馬勢如峒虎使此時廷玉早有
所見力猶可以疾按三祝全軍不動其如之何而僅以身
遁計出至下乎此又其必死之明驗也曰然則獨走正北

無將之一面者何也曰正北非無將之面也宋江軍馬四
面齊起而不書正北當是爲廷玉諱也蓋爲書之則必詳
之詳之而廷玉刀不缺鎗不折鼓不衰箭不竭卽廷玉不
至於死廷玉而終亦至於必死則其刀缺鎗折鼓衰箭竭
之狀有不可言者矣春秋爲賢者諱故缺之而不書也曰
其并不書正北領軍頭領之名何也曰爲殺廷玉則惡之
也嗚呼一樂廷玉死而用筆之難至於如此誰謂裨史易
作裨史易讀乎耶

史進尋王教頭到底尋不見吾讀之胸前彌月不快又見
張青店中麻殺一頭陀竟不知何人吾又胸前彌月不快
至此忽然又失一樂廷玉下落吾胸前又將不快彌月也

豈不知耐菴專故作此鵲突之筆以使人氣悶然我今日若使看破寓言更不氣悶便是辜負耐菴故不忍出此也第二連環計何其輕便簡淨之極三打祝家一篇累墜文字後不可無此捷如風明如玉之筆以揮灑之

詰說當時軍師吳用啓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鐵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堅又立之幾乎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夜下山來我自有用他處戴宗去了只見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牛擔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姝一時癡鹵半幼不省人事誤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姝原許祝家莊上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囿於縲紲

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讐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入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答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箇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設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兄長休如此說忽然接來一按按住遂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亮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遞你處你可就縛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奉

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里自有箇道理，扈成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西臂已斷，寫得決絕。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強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謝了去。孫立便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好莊上墻裏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裏去。欒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訝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弔橋。開莊門，放下弔橋。此回勤寫莊門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眾人講禮已罷。欒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

強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

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許多軍馬。是遠來，不好衝突。特地

尋覓村里從小路問到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欒廷玉道：便是這

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已拿得他幾箇頭領在莊裏了。

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

如錦上添花，旱苗得雨。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

廝們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

再拽起弔橋關上了莊門。拽弔橋關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

馬更換衣裳，都在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

都相見了。一家見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

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箇賢弟孫立，綽號病尉

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卑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傑相請眾位尊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勝敗眾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叔伯姆兩箇去後堂拜見宅眷好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箇是我兄弟好指着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好指着鄒淵鄒閏道這兩箇是登州送來的軍官好祝朝奉併三子雖是聰明却是他又有老小一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二又是樂廷玉教師的兄弟三那里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眾人飲酒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提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盜

莊士來了祝彪道第一日只寫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

放下吊橋出莊門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軍

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箇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

是小李人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鬪花榮也縱馬來

戰祝彪兩箇在獨龍岡前約鬪了十數合不分勝敗花榮賣箇

破綻撥回馬便走賣箇破綻撥馬便走當知此日將令原只要

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趕恐

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趕領回人馬

投莊上來拽起吊橋投莊上看花榮時已引軍馬回去了可知

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日

拿得甚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裏有箇甚麼小李廣花榮鎗法好

生丁得鬪了五十餘合，那厮走了，我却待要趕去追他。軍人門道那厮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箇。」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間中眾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提忍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堂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第二日寫三祝出莊，出莊門遠遠地聽得鳴鑼搥鼓，兩喊搖旗對面。早擺下陣勢，這里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欒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都擺在門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躁，先祝龍喝叫放下弓橋，放弓綽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迤林冲陣上莊門下搥起鼓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

連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了馬。可知祝虎大怒。

次祝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沒遮欄穆弘來戰祝虎。」兩箇鬪了三十餘合，又沒勝敗。可知祝彪見了大怒。

三祝便綽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迤到陣前。宋江隊裏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鎗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厮殺，心中忍耐不住。

故意作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鳥騅馬，是尉遲此

比疑筆四十八面淡黃，備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銅鞭，綽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可知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可知孫立早跑馬出來。

將令孫立早跑馬出來。

說道看小可捉這厮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土，有好厮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鸞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郎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兩箇鬪到五十合，孫立賣箇破綻，讓石秀一鎗搠入來，虛閃一箇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撇下喝道：「把來縛了！」只如戲事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趕散了。一趕便散。可知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箇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箇，時遷次後，拿得一箇，細作楊林，又捉得一箇，黃信，扈家莊一丈青，捉得一箇，王矮虎，陣上拿得兩箇，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箇。」石秀道：「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箇了。」孫立道：「一箇也不

要壞他。戲事只如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酒飯，將養身體，休教

餓損了他，不好看。只如戲事他日拿了宋江，一併解上東京去

教天下傳名，說這箇祝家莊三傑。真會說只如戲事祝朝奉謝道：「多幸

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了。」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

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

家莊上，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自註孫立又

暗暗地使鄒淵、鄒閏、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

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閏，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入便透

箇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又看了房戶

出入的門徑。將寫第五日却先至第五日，提孫立等衆人都在

莊上間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後，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

分兵做四路此處說分兵四路下却只寫三路奇矣又正少樂

所知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

作準備便了先安排些撓鈎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只

如戲筆已提者惟恐餓壞未莊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

率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箇

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正東上先約有

五百以上人馬人馬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正西上先當先

一箇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頭領正南門

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箇頭領乃是沒遮攔穆弘

病關索楊雄黑旋是李逵正南上頭領總四面都是兵馬戰鼓

齊鳴喊聲大舉樂廷玉聽了道今日這厮們厮殺不可輕敵我

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一箇出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此一句

樂廷玉矣不惟不知其如何祝龍道我出前門兩箇出殺這正

殺死亦并不知人馬為誰也去了祝龍道我出前門去了殺這正

東上的人馬祝虎道我也出後門去了殺那西南上的人馬

祝彪道我自出前門去了捉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

喜都賞了酒偏寫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迤出莊門其餘

的都守莊院門樓前吶喊此時二字妙又用鄒淵鄒閏已藏了

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鄒淵鄒閏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

門解珍解寶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孫新樂和顧大嫂先

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妙却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楚只聽

風聲便乃下手顧大嫂在堂前已上一且說祝家莊上搥了

三通戰鼓放了一箇砲把前後門都開前後莊門放下吊橋下

了。橋一齊殺將出來，都殺出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里分投去。

厮殺臨後，一法提動，孫立帶了十數箇軍兵，立在弔橋上。

如錦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

用技織樂和，便提着鎗，直唱將出來。

和唱便忽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

十箇便開了陷車，放出七隻大蟲來，各各架上，拔了鎗。

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送入裏，把應有婦人。

一刀一箇盡都殺了，祝家一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却待要投。

非時早被石秀一刀剝，翻割了首級，那十數箇好漢分投。

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黑欲冲。

天而起，妙絕如火如錦，已上一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

向前祝虎見莊裏火起，先逃回來，孫立守在弔橋上。

絕大喝一聲，你那厮那里去，攔住弔橋，是以通篇勤。

便撥轉馬頭，再迤宋江陣上來，這里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

祝虎連人和馬，拗翻在地，眾軍亂上，剝做肉泥，前軍四散。

奔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正奇筆真正大筆，東路祝。

龍闕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祝龍望後，到得弔橋邊。

也弔橋見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箇箇擡將下。

火欲裏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风，踉身便到輪。

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

把頭劈翻在地，祝龍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

莊投迤，祝彪又變一法，却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

來來見宋江，恰好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祝彪果已
家兄弟一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使看着扈成砍
齊珍滅來，扈成見局面不好，投馬落荒而走，棄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
後來中興內也做了箇軍官武將。百作中有且說李逵正殺得
手順，直搶入扈家莊裏，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
箇快人快箇。筆快筆叫小嘍囉牽了有的馬匹，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捐
搭有四五十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快人快却回來獻納，再
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得四
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匹，活捉牛羊不計其數。紀功宋江見
了大喜道：「可惜殺了樂廷玉那箇好漢，正嗟歎，聞前並不見
到，樂廷玉相持以及被殺之事，至此忽然嗟歎其殺了，可惜文
法疏奇之甚，皆學史公筆也。讀此回前不曾見樂廷玉如何。」

死與前文進尋王進不見張青店中頭陀不知何人，報道
人三事俱極悶悶，乃作者固欲人悶悶以爲娛樂也。

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
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身血
污，腰裏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箇大啞。極畫黑說道：「
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厮走了，扈太公
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
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
莊趕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
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宋江說只可惜殺了樂廷玉那漢李逵
偏道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二語天然
妙絕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箇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厮誰叫
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牛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

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違了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
 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厮前日教那箇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
 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
 人忽然將上文一文青公案再一勾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休得
 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的處置你這黑厮拿得活的
 有幾箇李逵答道誰烏耐煩見着活的便砍了非為黑旋风快
心滿意正為一
丈青死心塌地也宋江道你這厮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
 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风笑
 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喫我殺得快活所謂人生行樂耳須富貴
何時。三打祝家通篇以
密見奇中間又夾敘李逵正復以疎
入妙一文之中疎密並行真是奇事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
 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要把

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指路之力也

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好人前文極寫石秀狠
毒至此忽然作石

秀勸宋江語作者正深表尖
江之狠毒更過於石秀也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

石秀去不多時引着那箇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

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為鄉民不是你這箇老人面

上有恩把你這箇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為你一家為

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塊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

又道極寫宋江
好得轉變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祝家莊

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人心忽然相忘便
放出狠毒直

要洗蕩家坊忽然提着便裝出人心又賜糧米一石接連二事
絕不相蒙頃刻之間做人兩截寫宋江內小人而外君子真是

如鏡就着鍾離老人為頭給散老人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

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眾將其餘牛羊騾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糧五十萬石收足出軍本題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潤鄒聞樂和顧大嫂并救出七箇好漢孫立等將自己馬也捎帶了自已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眾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連夜便回山寨話分兩頭且說撲天鵬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嘗嘗去深聽祝家莊消息已知被宋江打破了驚喜相半只見莊客人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部漢到莊突如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

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

為避罪計

出來迎迓邀請進

莊裏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

奇

下面一箇押番

奇

幾箇虞候

奇

皆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

李應拜罷立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

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

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

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羊酒綵段金銀你如何

賴得過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的東西知

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裏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妙喝教獄卒

牢子捉了帶他州裏去與祝家分辯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縛

了眾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箇是杜主管杜興又

如其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妙也
 與他鎖了一行人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
 脚不離地解來奇絕行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
 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奇絕林冲大喝道梁
 山泊好漢合夥在此奇絕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
 興逃命去了奇絕宋江喝叫趕上奇絕眾人趕了一程回來說
 道我們若趕上時也把這箇鳥知府殺了但已不知去向奇絕
 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匹馬過來與他兩箇
 騎了奇絕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如何奇絕
 真是奇絕不勞而定奇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
 知又毫無痕跡奇絕我事宋江笑道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我們去了必然要

負累了你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山寨消停幾日打聽得
 沒事了時再下山來不遲當下不繇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
 中間如何回得來筆下一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
 寨裏頭領晁蓋等眾人搦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
 上到大寨裏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眾頭領都
 相見了兩箇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箇已送將軍到
 大寨了既與眾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趨侍不妨只不知家中
 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箇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寨眷
 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却回到
 那里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奇絕李應看時
 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

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箇巡簡引着四箇都頭帶領三百來土兵到來抄扎家私。又補出一番奇事奇絕妙絕把我們好好地教上車子將家裏一應箱籠牛羊馬匹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又向妻子口中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是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間語眾皆大喜宋江便取笑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箇巡簡并那知府過來相見。妙奇那扮知府的是蕭讓。奇扮巡簡的兩箇是戴宗楊林。奇扮孔目的是裴宣。奇

扮虞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奇又叫喚那四箇都頭却是李俊順馬麟白勝。奇李應都看了目瞪口呆言語不得宋江叫小

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閏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扈三娘顧大嫂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大小三軍自有犒賞正廳上大吹大擂眾多好漢飲酒至晚方散新到頭領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眾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文情如瀑布懸懸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自我父親有箇女兒招你為婿。明是一丈青矣却又作此一閃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

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曾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眾頭領都是媒人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文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三字驟合只得拜謝了晁蓋等眾人皆喜都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裏有箇鄆城縣人在那裏那要來見頭領晁蓋宋江聽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正是恩讐不辯非豪傑黑白分明是丈夫畢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宋江輕入險地屢折多人當鳥驚獸散之會忽

得學究之機謀適乘孫立之人夥交結樂廷玉而不疑應援祝三傑而能信欲取黃信楊林秦明王英鄧飛而先予石秀以驕之以故六漢脫綱三傑藁街祝家大厦萬間盡付火光一炬造化卮底梁山是何心哉又曰人言過上梁山言乎有激而成也其最狠毒者如假攻青州城而迫秦明如燒李家莊而逼李應如殺了衙內而迫朱仝如用鈎鎌鎗而逼徐寧如寫假書刻假印而逼蕭讓金大堅如寫反詩結李固而迫盧俊義人問惡姻緣大率類此

評語 像水滸傳卷之十五

聖歎外書

第五十回

挿翅虎柳可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此篇為朱雷二人合傳前半忽作香致之調後半別成跳脫之筆真是才子腕下無所不有

寫雷橫孝母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活畫出一箇孝子寫朱仝不肯做強盜亦不須繁辭只落落數筆便直提出一副清白肚腸笑宋江傳中越說得真切越哭得悲痛越顯其忤逆不肖越要尊朝廷守父教矜名節愛身體越見

其以做強盜為性命也。人云寧犯武人刀莫犯文人筆。其景之奇幻者。鏡中看鏡情之奇幻者。夢中圓夢文之奇幻者。評話中說評話。如豫章城雙漸趕蘇卿。真對妙景。焚妙香。運妙心。伸妙腕。蘸妙墨。妙紙成此妙裁也。雖然不可無一不可有二。江瑤柱連食當復口臭。何今之弄筆小兒學之。至十百卒未休也。

豫章城雙漸趕蘇卿。妙絕處正在只標題目。便使後人讀之。如水。中花影。簾裏美人。意中早已分明。眼底正自分明。不出。若使當時真盡說出。亦復何味耶。

雷橫母曰。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睁睁地只看着這箇孩兒。此一語字字自說母之愛兒。却字字說出兒之專母。何

也。夫人老至六十之際。大都百無一能。惟知仰食其子。子與之食。則得食。子不與之食。則不得食。者也。子與之衣服。錢物。則可以至人之前。子不與之衣服。錢物。則不敢以至人之前者也。其眼睁睁地只看孩兒。政如初生小兒。眼睁睁地只看母乳。豈曰求報。亦其勢則然矣。乃天下之老人。吾每見其垂首向壁。不來眼。眼睁睁地看其孩兒者。無他。眼眼睁睁看一日。而不應是其心。悲可知也。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又不應是其心。疑可知也。又明日又眼睁睁看一日。而終又不應是其心。夫而後。永自決絕。誓於此生不復來看何者。為其無益也。今雷橫獨令其母眼。眼睁睁地無日不看。然則其日日之承伺顏色。奉接意思。為何如哉。陳情

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雷橫之母亦曰若是這箇孩兒有些好友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悲哉仁孝之聲讀之如聞夜猿矣

話說宋江主張一丈青與王英配為夫婦眾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當日又設席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太路上有一夥客人經過小喽囉出夫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較報知晁蓋朱江聽了大喜隨即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異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寫宋江獨拜何以處晁蓋道久別尊顏常切思想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東昌府

公幹回來經過路口小喽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

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眾頭領都相見

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間話晁蓋動問朱全

消息晁蓋直性人至今未見雷橫好處故又獨問朱全雷橫答

道朱全見今桑故本縣當牢節級先放在此新任知縣好生歡

喜宋江宛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

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徒以有老母在正

江不端寫雷橫大孝反顯宋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眾頭領

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

山亦先放此一筆以見下文拘關中不是無眾頭領都送至路

口辭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山泊每添一番人馬必換一番調遣此忽

將雷橫上山捕放未及調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
遣之前有雲斷月出之妙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宋公明
商議已定何至晁蓋不及與聞筆筆寫宋次日會合眾頭領聽
號令先撥外面守店頭領宋江道是宋江獨說只三字寫盡咄
咄之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
童猛別用西山新店○再令時遷去挈助石勇○北山新店樂和
去挈助朱貴○東山舊店鄭天壽○難下寨去挈助李立○南山新
人舊職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每店內設兩箇頭領招接
四方入夥好漢酒店為一山眼日故一文青王矮虎後山下寨
監督馬匹○雙虎舊於鴨嘴○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箇
守把二童舊於西山新職○鳴嘴灘小寨鄒淵鄒閏叔侄兩箇守把

舊職○山前大路黃信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新職解珍解
守把山前第一關○山前三座大關舊令杜遷總○杜遷宋萬守把
宛子城第二關○宋萬舊於金沙灘○劉唐穆弘把大寨口第三關
舊人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舊人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新職
未打祝家李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蔣敬舊人舊職
時替管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廂臺○陶宗旺舊人舊職
專管監造衣袍鎧甲旌旗戰襖○舊人朱富朱清提調筵宴○朱富
錢糧○舊人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李雲舊人舊職
人舊職○穆春舊管錢糧○蕭讓金大
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舊分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
新職其餘呂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
八百安歇○呂方郭盛舊住忠義耳房馬麟
舊管駁船白勝金沙灘下寨○晁蓋宋江吳用居于

晁蓋宋江吳用居于

晁蓋宋江吳用居于

晁蓋宋江吳用居于

晁蓋宋江吳用居于

晁蓋宋江吳用居于

晁蓋宋江吳用居于

山頂寨內軍中花榮、秦明居于山左寨內左軍。舊林冲、戴宗居

于山右寨內右軍。舊李俊、李逵居于山前前軍。舊張橫、張

順居于山後後軍。舊楊雄、石秀守護聚議廳兩廂新人。替呂方、郭

盛一班頭領分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

體統甚是齊整每每一番大發放後便有一篇再說雷橫離了

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

一篇提綱更換些衣服賣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

銷繳公文批帖且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聽候

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

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擊門的李小二子引雷

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

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鼓的行院法色藝雙絳叫做白秀

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反借此句顯出雷橫却是縣裏出色人物却值公差出外不在

如今見在柵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法字或是

戲舞一般或是吹彈又一般或是歌唱又一般技藝真賺得那

人山人海價看稱述都頭如何不去睨一睨從與端的是好箇

粉頭又自家贊賞一句聲聲口雷橫聽了又遇心間四字不但

去之故亦已先伏便和那李小二逕到柵欄裏來看只見門首

挂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着等身靠背八到裏面便去青龍

頭上法字第一位坐了坐得不魁魁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法字

那李小二人叢裏撒了雷橫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李小二

入便隨手放院本下來只見一箇老兒去裹着磕腦兒頭巾穿

看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絲拿把扇子上來開科字法。龜形如畫。

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

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句法。七字。其實妙語。鑼聲響處那白秀英

早上戲臺去章蔡拜四方好看。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好看。拍

下一聲界方好看。念出四句七言詩道新鳥啾啾舊鳥歸老羊

羸瘦小羊肥定場詩只是尋常歎世語耳却偏直貫八雷橫變耳真是絕妙之筆。第一句言子望母第二句言

母念子天下豈有無母之人生衣食真難事四句並不聯貫而人哉讀之能不淚下也。

因以四句聯貫一篇不在求四句之聯貫不及鴛鴦處處飛一

也。第三句七字說盡世界又一樣淚下不及鴛鴦處處飛一

句刺入雷橫耳第三句刺人合棚眾人耳到第四句忽然轉到

自家身上顯出與知縣相好只四句詩便將一回情事羅撮出

來才子妙筆有一無兩。俗本失此一段可謂食蚌蟾乃棄其

整矣。此書每每橫陳詩歌如五臺亭裏弄官寺前黃泥岡上

鴛鴦樓下皆雷橫聽了喝聲采不是感傷後二句也。三字中

並無一孝子字而已活寫出孝子來。那白秀英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

話本是一段風流韞籍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我未

書只是題目已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詳處極詳合棚價人

文妙無雙矣。說了開話又唱唱了又說詳處極詳合棚價人

喝采不絕那白秀英唱到務頭章法。這白玉喬字法。喝采字法。雖無

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采是過去了我兒且下

來聲聲。這一回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字法。笑樂院本既畢

令合棚眾人不得不為纏頭如耐菴白字法。自秀英拿起盤子指着

道財門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全副構欄語句手

到面前休教空過四字不過口頭便語乃入下。白玉喬道我兒

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聲聲。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

前青龍頭上第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絕倒

一坐絕倒

第五十回

並無一文四字費耐菴無數心血蓋直於山泊下來時便為一
句得了一大包金銀以表雷橫不同貧乞人之並無一文又於
遇李小二時再寫一句又值心間以表雷橫亦不謂自己身邊
並無一文如此便令上文青龍一座既不夢夢下文又羞又惱
都有因緣也若俗手亦復解寫並無一文四字何曾少缺
一點一畫而彼此相較遂如金泥才與不才豈計道理
雷橫

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一

不頭醋不醞二醋薄乃至以合柳之罪歸之不官人坐當其位

其不堪四字先可出箇標首法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

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

帶錢出來辨折得不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

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眼見一文也無提甚三

五兩銀子不堪之甚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拾好妙對

向白玉喬叫道甚我兒你白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罵女

是罵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贊別人知

橫妙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你若省

得這子弟門庭時法狗頭上生角不堪之甚惡毒衆人齊和起

來旁觀一句尤極雷橫大怒便罵道這慘奴法怎敢辱我白玉

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法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

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此一觀却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

雷驢都筋頭字隨口相雷橫那里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

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

兇都來解折又勸雷橫自回去了拘欄裏人一閃盡散原來這

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那

城縣開拘欄駕鴛處處飛那花娘字法李賀詩有花見父親

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運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拘欄意在欺騙奴家好知縣聽了大怒道好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法句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閉節一路都怎當那婆娘守定在縣內撒嬌撒癡不寫花娘絲知縣不行寫花娘有死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之道第一段責柳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眾逐段詳寫以表來者那婆娘要逞好手雷橫一柳稍非陡然性起其絲漸也寫花娘有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拘欄門首第二段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橫號令在拘欄門首號令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

他只是一怪花娘有走出拘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

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死之道拚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第三段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拚扒他便了人鬧裏却好雷橫白秀英道拚扒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拚一拚把雷橫拚扒在街上拚扒的母親正來送飯新鳥歇歇老羊羸看見兒子喫他拚扒在那里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觀出美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得嘗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里要拚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第五十回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

因此上做不得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
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
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一頭罵一頭先
解餅扒炒筆頭
放活雷橫手脚生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
出下文情事來也
自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坊裏聽得走將
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里有好氣便指
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母狗做甚麼倒罵我
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蟲乞貧婆賤人
怎敢罵我第四段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
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却
待掙扎白秀英再趕人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第五段毒打
凡用五段文字

柳梢來這雷橫已是啣憤在心又見母親喫打一時怒從心發

與前習來句應。俗本此扯起柳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只一

柳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腦漿迸流眼
珠突出動揮不得情知死了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

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
橫下來會集相官拘喚里正隣佑人等對屍簡驗已了都押回

縣來雷橫一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徒以有他娘自保領回家

聽候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忽然

公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小

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飯哭着

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睜地只看着這箇孩兒

絕世妙文絕世奇文讀之乃覺陳情表不及其沉望煩節級哥
痛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讀之其能不淚下也

哥看日嘗問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看觀看觀朱全道

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飯食不必來送不是朱全包辦亦圖

何送飯何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

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友老身性命也便

休了絕世妙文絕世奇文朱全道小人專記在心美髯生平

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全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

他處極寫其難又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

情那知縣雖然愛朱全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自秀英

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

新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

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全解送雷橫曲曲折折生朱全引了

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郟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

酒店朱全道合三句是箇我等眾人就此喫兩碗酒去眾人都

到店裏喫酒朱全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來後面僻淨處開

了枷放了雷橫敬得直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

可謂子與下言星夜去別處逃難這里我自替你喫官司請與

超羣寫來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朱全

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都做死了

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况兼我又

無父母掛念惟孝子能知孝子筆筆妙絕此語雷橫能得之

之別家私儘可賠償你顧前程萬里快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

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雷橫星夜自投
 梁山泊入夥去了徒以有不在話下却說朱仝拿這空枷擔在
 草裏細却出來對眾小牢子說道喫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眾
 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晌料着雷橫
 去得遠了却引眾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
 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願甘罪無辭雷橫為母朱仝為友
 橫招承並無難色徒以有老母在朱仝情願其罪無辭徒以吾
 友有老母在也兩句合來不過十數字而其勢遂欲與史公遊
 俠諸傳分席爭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
 雄洵奇事也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
 赴上司陳告朱仝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節
 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仝
 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

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間
 自有人送衣服盤纏先齎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
 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裏
 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仝在廳堦下呈上公文知府
 看了見朱仝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
 喜便教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
 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仝自
 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裏押番虞候門子
 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仝和氣因此上都歡喜
 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仝在堦侍立知府喚朱
 仝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裡句句寫朱仝稟

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
 道你也不必得此重罪句句寫出愛借朱全道被原告人執定要小人
 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
 妓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
 孝道為義氣上放了他句句寫出愛惜之至朱全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
 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
 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甫寫完母子恩
 思愛來奇文妙筆是聯是斷毋無不愛之子而老婦愛子尤
 斷却連似連仍斷作者命意劇父亦無不愛之子而幼子可愛尤甚雷橫老娘知府衙內似
 之妙當於筆墨之外尋之那小衙內見了朱全逕走過來便
 要他抱要抱是第一段看他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那
 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鬚說道我只要這鬚子抱不要別人

全抱是第二段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寫知府愛惜朱全固也此却寫
 製費珍護茂先不復御被靈運臨刑猶施維摩此皆自有釋自惜之而此知府乃獨至于惜人之髯真寫出名士風流也休
 要羅咄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鬚子抱和我去要抱了要要朱

全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耍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
 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耍一回了來知府教抱去耍是第四朱全

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
 抱入府裏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里去來小衙內道這

鬚子和我街上看耍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知府說道你那里
 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句句寫出愛惜朱全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
 何足挂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盒
 篩酒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此一句不重賞酒單重侍婢益

才子奇書 卷十五 第五十回

衙內早晚無禁皆知府道早晚孩兒要時你可自行去抱

細心安頓之筆也知府教可自抱是第五段朱全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

他要去看他文情漸漸生出來朱全道自此為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全囊篋又有只要本

官見喜小衙內面上儘自倍費用省筆敘抱耍時過半月之後

便是七月十五日孟蘭盆大齋之日雷橫大孝一提蓋孟蘭盆

為報母年例各處點放河燈修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奴

子叫道前銀瓶菓盒一行專為此句耳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夫人

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全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

綠紗衫見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裏面走出來寫來可

有小兒在無上也朱全托在肩頭上轉出府衙門前來望地藏寺裏去

看點放河燈那時纔交初更時分朱全肩背着小衙內遶寺看

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圍子

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

朱全回頭看時却是雷橫契了一驚筆勢亦跳脫而便道小衙

內且下來坐在这里我去買糖來與你喫切勿不要走動小衙內

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全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

橫說話朱全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扯朱全到淨處拜道自從

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

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甚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

恩念晁天王和眾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

弟前來相探朱全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

用在此言罷便拜筆筆跳脫而朱全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

五才子奇書 卷之五 第五十回

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不答寒昭直說來意到

此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請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

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更不商量筆勢跳脫之甚朱仝聽罷半晌答應不得

便道先生差矣看他半响答應不得下却矢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

雷橫兄弟他自他自我自明畫之極心直口快乃有此語宋江一生亦說不出犯

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他出頭不得上山入夥真正說得

未等事口齒明畫之極不是宋江假惺惺語我自為他配在這里天可憐見一年半

載掙扎還鄉復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明畫之極不

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他自我自兩段下便

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待他人

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紆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

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有悞朱仝道兄弟上一段與吳用說

如你是甚麼言語寫得駭笑之極一似你不想句我為你母老

家寒上說出母老家寒四字真正仁人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

陷我為不義斬釘截鐵天地監之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

時我們自告退相辭了去休突然而來瞥然朱仝道說我賤名

上覆眾位頭領只如此更無半一同到橋邊朱仝回來不見了

小衙內筆筆跳脫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仝道

哥哥休尋筆筆跳脫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

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同去尋朱仝道兄弟不是要

處若這箇小衙內有些好友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上文

雷橫



娘云若這箇孩兒有些好友老身的性命也便休了此忽云若這箇小衙內有些好友知府相公的性命也便休了聞中作一

遂成一篇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仝幫住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徑出城外筆筆朱仝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

內在那里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仝道

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

沒分曉的一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仝道你那伴當姓

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筆筆跳脫令人喫驚

朱仝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

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約走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

叫道我在這里筆筆作奇鬼膽人之勢跳脫之極朱仝搶近前來

問道小衙內筆筆不猶人跳脫之極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髮兒却在我頭上問衙內却答頭髮

令我失笑不已極極朱仝看了慌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

我拿些麻藥抹在口裏直拖出城來如今睡在林子裏你自請

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明徑搶入林子裏尋時只見小衙內倒

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里

讀至此句失聲一歎者癡也此當時朱仝心下大怒遶出林子

自耐菴奇文耳豈真此事哉鬼筆作奇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

來早不見了三箇人鬼筆作奇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俗本此處多句朱仝性起奮不

顧身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鬼筆作奇背

後朱仝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仝如何趕得

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筆筆作奇鬼弄人之狀跳脫不可言。俗本此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趕處又增一句。李逵在前面急趕急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三句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趕急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寫得黑氣淋漓却看看趕入一箇太莊院裏去了。竟是奇鬼身分。是極省之筆。看。看。趕入一箇太莊院裏去了。此篇但能留心記得美髯所配州名朱仝看了道那厮既有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仝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止。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裏有人麼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人來鬼沒神又驚又喜筆墨。那人是誰頓一。正是小旋風柴進跳脫而出。一事遂乃至此。那人是誰此篇另用一。正是小旋風柴進水亂流之勢於全書中為變調也。問道兀的是誰朱仝見那人趨走如龍神儀人字妙文請出。慌忙施禮道。小人

鄆城縣當牢節級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

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不說出李逵二。殺了字對下讀之。小衙內見今

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

仝道小人不敢拜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可小旋風便是不

說姓柴名進。不見黑旋風却見小旋風無端自成關鎖。朱仝道久聞柴大官人連忙下拜

道。上下句連此五字乃夾句也。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

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仝隨着柴進直到裏面朱仝道黑旋風

那厮妙。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小旋風妙

文情只如小鳥。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

開口一接一妙。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

家無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在那梁山

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
旋風俱在敝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
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竟說明奇絕此回
都不用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句雷兄句如何不出來陪
話此篇真另是一樣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了裏出來寫得
鬼神出望着朱仝便拜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
沒之狀望着朱仝便拜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
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仝道是則是你們
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柴進一力相勸朱仝道我去則去
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
從側首出來奇妙唱箇大喏却不拜只朱仝見了心頭一把無
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拾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

我。一。件。事。我。便。去。奇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
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
州惹動梁山泊直教昭賢國戚遭刑法好客皇親喪土坑畢竟
朱仝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日雷橫胸中橫看一箇不怕人的都頭秀英胸中
橫着一箇知縣官的愛妓以故蠻觸之爭白姬暴死禮云
親在不敢以身許雷橫為母不做強盜如何反肯殺人此
是恃氣不認理之弊
又曰朱雷之於晁蓋宋江從巧拙之間定優劣朱仝不及
雷橫合此回觀之雷橫負朱仝其相去不止千里朱仝愛

友并愛其友之母不難配其身以全人雷橫負友并負其友之主竟至深其怨以報德

論出像水滸傳卷之十五

聖歎外書

第五十一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此是柴進失陷本傳也。然篇首朱全欲殺李逵一段。讀者悉誤認爲前回之尾。而不知此已與前了不相涉。只是偶借熱鏞起作煎餅順風吹花用力至便者也。吾嘗言讀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如此一段文字。瞞過世人。不爲不久。今日忍耐不禁。就此一處道破。當於處處思過半矣。不得以其裨官也而忽之也。

柴皇城妻寫作繼室者所以深明柴大官人之不得不親往也。以偌大家私之人而既已無兒無女。乃其妻又是繼室。以此而遭人亡家破之日。其分崩決裂可勝道哉。繼室則年尚少年尚少而智畧不足以禦強侮。一也。繼室則來未久來未久而恩威不足以壓衆心。二也。繼室則其志未定志未定而外有繼嗣未立內有帷箔可憂。三也。四也。然則柴大官人即便蚤知禍患而欲斂足不往亦不可得也。嗟乎吾觀高廉倚仗哥哥高球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殷直閣又倚仗姐夫高廉勢要在地方無所不爲。而不禁愀然出涕也。曰豈不甚哉。夫高球勢要則豈獨一高廉倚仗之而已乎。如高廉者便其一也。若高球之勢要其倚仗之

以無所不爲者方且百高廉正未已也。乃是百高廉又當莫不各有殷直閣其人。而每一高廉豈僅僅於一般直閣而已乎。如殷直閣者又其一也。若高廉之勢要其倚仗之。以無所不爲者。又將百殷直閣正未已也。夫一高球乃有百高廉而一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閣。然則少亦不下千殷直閣矣。是千殷直閣也者。每一人又各自養其狐羣狗黨。二三百人。然則普天之下。其又復有寧字乎哉。嗚呼。如是者。其初高球不知也。既而高球必當知之。夫知之而能痛與戢之。亦可以不至於高球也。知高球之反若纒之甚者。此此書極寫宋江權詐可謂處處敲骨而剔髓矣。其尤妙絕者如此。篇鐵牛不肯爲髯陪話處寫宋江登時捏撮一片。

好話逐句斷結逐句轉變風雲在口鬼域生心不亦怪乎。夫以才如耐菴卽何難爲江擬作一段聯貫通暢之語而必故爲如是云云者凡所以深著宋江之窮凶極惡乃敢於欺純是赤子之李逵爲稗史之構机也。

寫宋江入夥後每有大事下山宋江必勸晁蓋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如祝家莊高唐州莫不皆然此作者特表宋江之凶惡能以權術軟禁晁蓋而後乃得惟其所欲爲也何也蓋晁蓋去則功歸晁蓋晁蓋不去則功歸宋江一也晁蓋去則宋江爲副衆人悉聽晁蓋之令晁蓋不去則宋江爲帥衆人悉聽宋江之令二也夫出則其位至尊入則其功至高位尊而功高咄咄乎取第一座有餘矣此宋

江之所以必軟禁晁蓋而作者深著其窮凶極惡爲構机也

劫寨乃兵家一試之事也用兵而至於必劫寨甚至一劫不中而又再劫此皆小兒女投擲之戲耳而今耐菴偏若不得不出於此者蓋爲欲破高廉斯不得不遠取公孫遠取公孫斯不得不按住高廉意在楊林之一箭斯不得不此篇本敘柴進失陷然至柴進既陷而又必盛張高廉之神師者非爲難於搭救柴進正以便於收轉公孫所謂墨酣筆疾其文便連珠而下梯接而上正不知虧公孫救柴進虧柴進歸公孫也讀書者切勿爲作書者所瞞此又其一矣立女而真有天書者宜無不可破之神師也立女之天書而不能破神師者耐菴亦可不及天書者也今偏要向此

等處提出天書而天書又曾不足以奈何高廉然則宋江
之所謂玄女可知而天書可知矣前日終日看習天書此
又日用心記了呪語豈有終日看習而今始記呪語者明
乎前之看習是詐而今之記呪又詐也前日可與天機星
同觀此忽曰軍師放心我自法豈有終日兩人看習而
今吳用盡忘者明乎前之未嘗同觀而今之并非獨記也
者宋江之惡至於如此真出篝火狐鳴下倍蓰矣

話說當下朱仝對眾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
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奇談駭事○妙文章處全在脫卸脫卸之法千變萬化而總以使人讀之如神鬼搬運全無踪跡為絕技也只如上一回已賺得朱仝則其文已畢入此回正是失陷柴進之正傳今看他更別起事端而便留李逵做一關候却又更借朱仝怨氣順手帶下遂令讀

亦如之材也○每見讀此文者誤認是前回餘文小
說之不能讀而欲讀天下奇書其誰欺欺小衙內乎 李逵聽

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于我屁事將令與

一句李大哥妙入有此妙語朱仝怒發又要和李逵厮併三箇又勸住了朱

仝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上山去奇談駭事○總之是耐

非美髯立意要死併李逵也柴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箇道理只留下

李大哥在我這里便了看他文章過接奇絕處如星移

箇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

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

究道是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仝

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

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

分付李達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欺人。每於事前先逗一線如游絲。惹花將近復脫妙不可言。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

定。却來取你還山。此一句極似承上文。其緊語然却是假筆。多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此一句極似無來歷。突然語然却是正筆。只此三箇自

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達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

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裏。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

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

然行移文書去。郵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寶眷并令郎已取到這裏。多日了。朱仝便問道。見在

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

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齋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到此。朱仝出來拜謝了眾人。宋江便請朱

仝。雷橫。山頂下寨。陡然將朱雷一結令兩龍齋來入穴。看他何等筆力。中間忽大書宋江便請四字。見宋

江之無晁蓋也。又大書山頂下寨四字。見宋江之多。一面且做樹。拔也。一筆一削。遂擬春秋。豈意釋官有此奇事。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

朱仝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官人見殺死在林子裏。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驚。親自到林子裏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開公文。諸處緝捕捉

拿朱全正身、郵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挈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筆墨周緻、又不在話下、畢只說李

遠在柴進莊上住了一箇來月、間殺牛、忽一日、輕輕三字生出、後

見一箇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

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遠便問道、須知急

是妙筆、不得但讚、插入真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

皇城、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

錫那廝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保、必

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叔叔、無兒無女、註出必須、必須

親身去走一遭、李遠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人去走

一遭、以事論之、謂是旁文、以文論之、却是正柴進道、大哥

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匹好馬、帶

了幾箇莊客、次日五更起來、柴進李遠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

莊院、望高唐州來、不一日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

下馬、留李遠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柴進自逕入卧房裏來看、

視叔叔坐在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既日無兒無女、其妻又是繼室、皆所

以必親往也、其妻又是繼室、皆所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

且休煩惱、家破人亡之時、只有婦人哭、男子勸之、理豈有男子

又無發急、此繼室之所以為繼室、而柴進之不得親往也、又無痛廢

只繼室二字、直從意匠、慘淡處經營出來、作文豈是易事、而讀

不難也、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答道、此間新任知府高

廉兼管本州兵馬、便伏交戰、諸文設無此、一是東京高太尉的

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里無所不為、一部書、並不正

高者一辭不足以盡之之謂也。不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盡
為他做。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的勢。要又在這
裏無所不為。高俅無所不為。猶可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無所
限也。高俅之伯叔兄弟又有親戚。又復無所不為。高俅之伯叔
兄弟之親戚。又當各有其孤狗奔走之徒。又當各各無所不為。
胡可限也。嗟乎天下者。朝廷之天下也。百姓者。朝廷之赤子也。
今也。縱不可限之。豁豁而欲民之不可限之。饑吻奪不可限之。
肉填不可限之。豁豁而欲民之不可限之。饑吻奪不可限之。凡有那
等獻勤的賣科對他說。我家宅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得好。前
高俅之伯叔兄弟。奪人妻女。此書高俅伯叔兄弟之妻舅奪人
田宅。蓋高俅之黨愈多。而高俅之勢愈赫矣。前書高俅因伯叔
兄弟奪人妻女。而欲誣誅林冲。此書高俅因伯叔兄弟之妻舅
奪人田宅。而至禍連兵甲。蓋高俅之勢愈赫。而高俅之惡愈盈
矣。那厮帶將許多奸詐不及的三二十人。逕入家裏來。宅子後
有箇高俅。便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往。高俅對他說。已

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
何敢奪占我的住宅。想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
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卧
不起。飲食不喫。服藥無效。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
人來家。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答道。尊婿
放心。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徑。自使人回滄州
家裏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先頓一句在此者。非表丹書
鐵券之即來正表丹書鐵券
之未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此四字是疊一句。法本言便告到
求也。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官府也不怕他。却於官府二字下
叠出。今上御前四字。以表丹書鐵券之。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
老大足恃。而不謂後文之殊不然也。
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
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說知備細。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

道這厮好無道理。忽然提出道理二字令奸臣一嚇我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喫

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你且息怒沒來繇和他龕鹵

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这里指高和

他論理不得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指道君也必道君皇帝

他其大何如哉。只知這里之有高廉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

而不知大似他的身邊之有高俅何哉。快論。我只是

打官司李逵道。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快論

前打後商量。五字是李大哥生平亦是一大那厮若還去告狀

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亦是下文一大篇題目不柴進笑道可

知朱全要和你厮併見面不得。本為要留李逵生出事來故上

此筆以自掩其筆墨。之跡耐菴每每如此这里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裏橫

行李逵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為軍偏我不曾殺人。妙人妙語

我讀之解頤。柴進道。等我看。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

事只在房裏請坐。又於柴進口。中特作按壓之語以見正說之

間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進入到裏面卧榻

前只見皇城悶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

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骨肉之面親齋書往京師攔

駕告狀與我報讐九泉之下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

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不惟不哭

哭極寫繼室二字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日。只四字寫盡新死且

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裏不曾帶得來。星夜教人去

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盛殮成了孝服

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依禮鋪設靈位一門

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自己磨拳擦掌得妙人寫問從人都不肯說可惱宅裏請僧修設好事功

果至第三日只見這般天錫騎着一匹攊行的馬攊行將引間

漢三二十人一執彈弓川弩吹箇氣毬拈竿樂器城外遊蕩了

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

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描寫如畫正與高衙內一樣脚色柴進聽得說掛着一

身孝服慌忙出來答應那般天錫在馬上問道你是他家甚麼

人柴進答道小可是柴皇城親侄柴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

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卧病

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待斷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

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厮枷號起先喫

我一百訊棍柴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

先朝丹書鐵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好柴進

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厮正是胡

說便有誓書鐵券我也不怕好左右與我打這厮眾人却待動

原來黑旋风李逵在門縫裏張看全是姍媚毫無龕鹵妙人聽得喝打柴進

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

拳打翻何等快便何等條直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寫得被李

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閃都走了却再拿殷天錫提起來拳

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里勸得住看那般天錫時早已打死在

地只是一頓打却作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

兩截寫快活

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

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至性人語。純是一團道理。在胸中方說得出此八箇字來，怪不得他罵人無道理也。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鐵券護身，你便去是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圍住柴皇城。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眾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堦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間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見在滄州居住，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公停喪在家，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眾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故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里？」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敢縱他逃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厮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厮。」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里？」好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了。」高廉大怒，喝道：「這厮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好生痛打眾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那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發下牢裏監收。」殷天錫屍首簡驗了，自把棺木殮殮。

不在話下，這般夫人要與兄弟報讐，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封占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却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到得寨裏來，見眾頭領朱全一見李逵，怒從心起，掣條朴刀，逕奔李逵。須知此只是周旋前文，蓋既已收拾定繳，所謂情生文，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闖朱全。胸中自有艾又齊，情子不得已也。且未及說，而見人要斬殺便，且與之斫殺妙人之妙如此。晁蓋宋江并眾頭領一齊向前勸住宋江與朱全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美髯陪話。李逵睁着怪眼，叫將起來。有時要他死，亦話亦不肯與。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此山寨出氣力。

自是李逵心，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却恁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此語與下雖是軍師嚴令，此語與連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此語與下且看我面與他伏箇禮。他向句我却自拜你便了。不連我耐菴何難為宋江作一片理直氣暢語，足使李逵心變而出。耐菴何難為宋江作一片理直氣暢語，足使李逵心服而必故為如此屈曲斷續之辭，此蓋所以深明宋江之權術。方至忍於欺天，性一直之李逵，而又敢於李逵。李逵喫宋江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為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一逼字沒奈何了四字寫李逵。李逵喫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服宋江畢竟不是心，那妙筆。雙斧拜了朱全兩拜，朱全方纔消了這口氣。畢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和解。補寫晁蓋正李逵說起，方纔說勢不得不然亦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活寫李逵天趣。

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喫我
打死了殷天錫那厮宋江聽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
官人喫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未審
輕動大軍既不可差人往探稽延時日又不可忽然斜插一李
句有意無意便似恰好奏着者巧心妙筆獨我能知之耳
李達問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吳用道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
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見你時必去高
唐州尋你反作一註註開去以自掩其筆墨之跡妙絕。每每
補敘之一例今此文不能及因向後文補敘出者此目是
此一法以自敘其兩難之筆謂之隨手撮出例並非補敘之一
也說言未絕只見小較來報戴院長回來了看他何等迅疾。
宋江便去迎接到了堂上坐下便問柴官大人一事戴宗答
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也知同李達投高唐州去了逕奔那里

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道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
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下在牢裏柴皇
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晁蓋
道這箇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達道柴皇城被
他打傷嘔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
佛也忍不得妙人妙語正以不可解為奇晁蓋道柴大官人自
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
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輕動寫宋江自到
晁蓋不許轉動而又每以好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愿
語遮飾之權詐可畏如盡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池雖小人物稠穰軍廣糧多
不可輕敵煩請林冲第一員便點林冲陡然花榮秦明李俊呂

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軍中主師宋公明與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逵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眾人離了山寨望高唐州進發梁山泊前軍到得高唐州地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倒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統監軍統領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卸領軍馬就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已軍士號爲飛天神兵輕輕添出四五千便就柴進傳中取出公孫

勝殊可謂文心機接而上不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湖南得認真謂當時真有其人也

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知府高廉親自引了披甲背劍奇上馬出到城外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搖旗吶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來到却說林冲花榮秦明總出引領五千入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別出二人三人出又別出二人便單單讓出林冲一箇頭來爲五嶽樓下白虎堂前山神廟裏無數大書一齊吐氣也作書須學此等筆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橫文入蛇牙躍馬出陣自嶽樓下忍此一口氣節堂前再忍一口氣草場外方乃一齊發作厲聲高叫姓高的賊快快出來姓高的賊所包快文亦快事也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

着林冲罵道你這賊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
喝道你這箇害民強盜罵高廉只此一句下我早晚殺到京師

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對高廉罵高俅各人心中自有

怨毒妙絕。柴進傳中忽為林冲傳作結真所謂借他人酒杯
傷自己壘塊矣。此等意思又確是林武師宋江不爾武松不
爾魯達不爾李逵不爾石秀近之矣而猶不爾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

賊去軍官隊裏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各直拍馬掄刀竟出陣
前林冲見了逕迤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冲心窩裏
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擲下馬去小喜高廉見了大驚再有誰人

出馬報警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温雙名文寶使一
條長鎗騎一匹黃驃馬鑿鈴響珂珮鳴早出到陣前四隻馬蹄
蕩起征塵直奔林中秦明見了大叫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

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明戰温文寶兩箇約戰十合之
上秦明放箇門戶讓他鎗搠進來手起棍落把温文寶削去半

箇天靈蓋死於馬下那馬跑回本陣去了小喜兩箇軍相對齊
兩聲城高廉見連折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已

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八字耐菴換之於前諸小說家用之於後至今日已成爛

熟舊語乃讀之便似活畫出一位法官字字有身只見高廉隊
分有威勢有聲響有稜角始信前人描畫之工也

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裏飛沙走石撼地搖天括
起怪風逕掃過對陣來林冲秦明花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

驚得那坐下馬亂攙咆哮衆人回身便走高廉把劍一揮指點
那三百神兵從陣裏殺將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趕得
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賣子尋爺五千軍

兵折了一千餘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先將兩番小喜作一波折然後轉出一番大敗來看他處處不作直筆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兵入高唐州城

裏安下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接着具說前來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術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忽然又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呪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喫了搖旗擂鼓殺進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劔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如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破陣之法諸軍

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較不要與他強敵挑鬪但見脚響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重賞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鞦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先在手裏拿着寶劍出到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胛手汚脚言罷把劔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怪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提劔一指說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軍隊裏去了小喜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劔敲動向那神軍隊裏捲一陣黃沙就中軍走出一羣怪獸毒蟲直衝

過來又是一番大敗却於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劍撥回馬先走可知天書非衆頭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

軍較你我不能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神兵在

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輪高廉趕殺二

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

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喜衆頭領都有特特屯住軍馬便

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

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若是這廝會使神師許他必然今夜要

來劫寨須知此非學究妙算正是可先用計隄備此處只可屯

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

看寨楊林自勝於衆中爲下材然却不可使之無所恃其餘人

馬退去舊寨內將息且說楊林白勝引入離寨半里草坡內

伏等到一更時分只見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同三百餘人在草

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唳哨殺入寨裏來

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吶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

便走三百神兵各自逃逃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

正中高廉左肩妙絕上文吳用只合云那廝會使神師計必

方急若必須請將公孫勝來則又將如何接住高廉一面耶左

勢心所不及故又左思右想算出預備劫寨一番此皆良工心

苦獨我能知之也後文又劫寨者蓋言高廉慣要劫寨以遮

人所瞞則稱善讀書人矣衆軍四散冒雨趕殺高廉引領了

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只要一箭足矣少刻

雨過雲收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朔翻射倒拿得神

兵二十餘人，如畫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

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眾人議

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里雲雨氣味，是左近

水泊中攝將來的。」便寫得一似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

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為是人少，不敢去追

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眾頭領下

了七八箇小寨，圍繞大寨，限備再來劫寨。豈有再來劫寨之理

也。後文偏又當負再來劫寨則耐菴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

弄奇犯險，每以此等筆法為能事也。於高廉中箭後傳出二令一備再劫一取救兵皆故

馬協助。意避開取公孫勝一句以自掩其筆墨之跡妙絕自

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隄備

且休與他斬殺，待我箭養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劫寨一段文

知之。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

「這箇高廉尚且破不得，儻或別添他處軍馬，併力來助，如之

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

不去請這箇人來，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

能得，正是要除起霧興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吳學究說

這箇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王望如曰：高廉為高球之兄弟，則又一高球也。殷直閣為

高廉之內弟，則又一高廉也。球則奪人妻子，廉則占人房

屋，李鉄牛擊天錫快矣。安得此雙斧併擊高廉與高球也

哉。又曰：柴皇城為進叔父，高球毆辱身死，此不共戴天之仇

也。縱無鉄牛板斧。勢必刺殺天錫。故沒齒感李達。不怨李
達。夫柴進有功於水泊。進而有禍。不可不救也。進之禍起
於李達。更不可不救也。



所
圖
書

